

军阀当道,杨廷鹤带着家人隐退醴陵



江奇涛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寻找各自的前途。立青在姐姐立华和共产党员瞿恩、瞿霞兄妹的帮助下,考入黄埔军校。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,以及经过东征和北伐的历练,立青成为了优秀的军人,他与进入国民政府政治核心层工作的立仁产生主义之争,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。抗日战争爆发,立青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上战功卓著,立仁则在重庆开展情报工作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热门影视

周世农游说杨立仁

“一!二!三!四——”
直系军阀的士兵们荷枪实弹,步伐整齐划一。排头的士兵吹着铜号,敲着军鼓;街两旁挤满着热闹的百姓,士兵的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,人来疯似的,军歌更加嘹亮,步伐也更加有力,仿佛一定要在这醴陵城留下他们骄傲而坚实的脚印,就连队伍中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土匪的脚步都踏着军歌的节奏,显得万分质朴。

人群中,一个青年,看上去文质彬彬,穿着长衫,转身走进靠近的茶楼。

长衫青年找到了一个角落坐下,邻座的男子凑过来,对之拱手:“杨老师?”

长衫青年答道:“是我,杨立仁。”

男子坐下:“我就是周世农。”

周世农切入正题,悄声告诉立仁,湖北的督军萧耀南刚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三省巡阅使,隔天就要来巡视地方。此次,他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来到这里。立仁很好奇:“不会是汪兆铭吧,革命党领袖中我最服他了,人生得英俊,胆子也大,敢刺杀摄政王呢!”

周世农说:“比汪精卫还要资深,具体是谁,你就不要打听了。直接联系人是你的同学楚材,他向我们推荐了你!”

周世农还告诉立仁,楚材去年从美国回到上海,现在在广州。

“哦,他也参加国民革命了?”

“凡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气息,崇尚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。”

“我杨立仁也是革命的信

徒!”立仁坚定地回答。

正如周世农说的那样,在这个处处弥漫革命硝烟的大环境下,凡是有为青年,谁不希望自己的青春可以和革命、可以和保家卫国联系在一起呢?这个本是教书先生的杨立仁也不例外。

周世农接着问道:“你父亲杨廷鹤早年随陈其美东渡日本,读过士官学校,回国后一度官至南京中樞军咨府厅长,没错吧?”

“我看不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。”立仁不解。

“不,这与我们有关系,老子英雄儿好汉嘛。怎么样,令尊一向还好吗?”

立仁如实回答:“家父早就带兵了,隐退醴陵,在家集攒他的瓷器呢!”

“湖南籍将领,就这脾气,当初趋新赶得很疾,如今守旧也守得很凶。听说,他与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?”周世农目光灼灼地看着立仁。

梅姨顶替姐姐当上后妈

杨家宅院内,杨廷鹤正戴着老花镜端详手中的一只青釉瓷花瓶,他的身后架上,满是当地出产的各类瓷器,琳琅满目。

“他姨……”杨廷鹤对着外面喊道。

好一会儿,一个女人进来:“什么事呀?”

这个女人,看上去去年近三十,体态丰腴,杨廷鹤的妻子在世时,她管杨廷鹤叫姐夫,如今她是杨家几个孩子的后母,在杨府,人称梅姨。

杨廷鹤问梅姨立仁去哪里了,他是让立仁去郑家瓷窑把盯梢的一只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拿回来,却半天不见儿子踪影。

梅姨说,她哪知道立仁会去什么地方,姐姐留下的孩子个个对她横眉冷眼,就在前天,立青就因为梅姨用了他们母亲生前的热水袋,就一天都没给她好脸色看。

听到梅姨跟自己唠叨起立青,杨廷鹤立马关心起立青来,让梅姨把立青叫来。

“我的老爷,你可千万不要再为我训你的宝贝儿子,你训完了,他对你不敢吱声,对我可就……你就息事宁人吧。廷鹤啊,别惹事,一个家外头看着过得去,也就行了,我也不图个什么。听话,啊……”梅姨说着,用手抚摸着杨廷鹤的头发。

杨立青为看美女摔坏了师傅的宝贝

杨廷鹤和梅姨说的立青是杨家的小儿子,此时,他正顺着街巷向一个制图社飞奔而去,一脸兴奋。

制图社内,魏大宝正认真地低头忙于晒印图纸,立青破门而入,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。魏大宝没抬头,不紧不慢地问:“怎么样?看清楚了吗?”立青张大嘴巴,依然直喘粗气,他拿起旁边的杯子,大口地喝起水。

魏大宝提高了声音:“是青衣吧?”立青抹一把嘴巴:“什么青衣啊?是花旦!”

两人争论起来,立青突然问:“你说的是小红杏吗?”

“怎么不是,她那身段儿我熟,穿了一水红旗袍,两只膀子跟嫩藕似的,旗袍的开衩到这儿。”魏大宝说着,用手指指自己的大腿根,“大腿全露着,晃眼!”

立青恍然大悟,难道自己对错号了。魏大宝告诉立青,这班戏子要在祠堂那边住几天,大概

是因为三省巡阅使来了,备着给唱堂会的。立青哪有心思听大保描述,进屋取来一只木箱子,从内取出光学测量仪。

“我的天哪,你要干吗?”魏大宝惊讶。“快,快搬梯子!”杨立青指手画脚。魏大宝大呼,光学测量仪可是师傅的眼珠子,五百两银子买来的东洋货,怎么可以拿去去看戏子的大腿根子呢?立青管不了那么多,心意已决,他非要看清楚小红杏的旗袍是不是开衩开到腰上不可。见大保不肯搬梯子,立青干脆把梯子搬来推到大保手上,说了声:“还废什么话,赶紧!”转身冲出院子。魏大宝无奈地架着梯子跟着跑。

一前一后,两人飞奔,立青在前胳膊窝里夹着光学测量仪,魏大宝在后扛着梯子。到达目的地,立青指挥大保架好梯子,他顺着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。墙内,戏班子正在排练,板鼓声、胡琴声,夹杂着吊嗓子的女声。立青循声找去,找准位置后,举起光学测量仪。“啧啧,还真是小红杏呢!”立青满足地点头。大保在下面,左顾右盼,焦急万分。

立青继续窥视,嘀咕着:“看看看,杨宗保在给穆桂英捶腰呢,这流氓……”突然,他停住自言自语,镜片里,杨立仁的身影出现,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,目光里却透着警觉。“他怎么会在这里?”立青凝神地看着。

镜片里,立仁的身影突然消失。立青踮着脚努力地寻觅着,突然,脚下,一片瓦掉落下来,立青一下子摔倒,手上的光学测量仪飞了出去,掉在屋顶上,翻滚着越过屋檐,摔到地上,霎时间,魏大宝口中的“师傅的眼珠子”摔得七零八落。魏大宝走到测量

仪前,两眼直直的,面如土色:“完蛋了!完蛋了!”

……

杨立青和魏大宝顺着墙根走着,他们被师傅开除了。反正被开除了,立青干脆来个理直气壮:“开了就开了,那老家伙本来就碍了我爹的情面,可不就油瓶碎了满地找碴?”

“别充硬气了,你爹能饶了你?”

“也就十五军棍,打完了,咱也就不欠人情了!”说完,立青吹起口哨,自顾自地丢下大保,走到前面去。

两名脚夫抬着一乘滑竿经过,滑竿的帘子被撩起,一女子坐在当中,好奇地眺望家乡的街道。魏大宝眼尖,认出这个女子正是立青的姐姐立华。在大保看来,立华是个美女,她的美美得正派,而小红杏也美,却美得邪门,如今因为那邪分的美丢了饭碗,心中真不是滋味。滑竿悠悠地拐弯离去,魏大宝两步赶上闷头闲逛的立青,拍拍立青肩膀,打趣地说:“立青,你小子还真有贵人相助的命呢!”立青奇怪大保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:“你回家就知道了!”大保越发神秘。

杨家宅院里灯火通明,欢声笑语。厨子们把菜一样样端上桌,梅姨讨好地说,这些菜都是自己精心为立华准备的,立华礼貌性地表示感谢。杨廷鹤、立仁也坐在桌前。立青方才意识到之前魏大宝所谓“贵人相助”的意思,他远远看着堂屋内的欢声笑语,却没有挪动脚步,放在平日里,要是姐姐回来,他一定会兴奋得跳起来。可今日,想到自己被开除的事实,他还是有些胆怯,深呼一口气,低着头,小心地进屋。

黎志坚意外得到存有求救短信的手机

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伸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内幕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在西门居的建材店,黎志坚发现那里少了一袋水泥,应该就是少了卖给余建设的,于是他向报社请假去绥芬河找西门居,但这时的午报正天下大乱。午报举办的万家万米徒步郊游活动受到海查干人的暴力冲击。当晚,午报要求对此事作详细报道,给海查干人还以颜色。黎志坚的报道产生轰动效应,但此时贺小贺又出事了。

现实社会

调查白水泥

打电话的是个女的,叫季双双,黎志坚北广进修时的同学,目前在国家级某大报驻塞城记者站工作。接到报料,季双双写了一篇消息,向北京传稿之前,和黎志坚通个气,她知道他目前正在关注拆迁命案。她指出贺小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:城市形象受损、国格受损,北京怪罪下来,省市一串领导受牵连,但最后一定要贺小贺埋单。她说,铁肩草帽,如果贺小贺不但是你的报料人还是你的情人,那么抓紧时间和她约会吧,抢在她进拘留所之前。

季双双摁住了贺小贺的命门。黎志坚当即表示:如果你能把稿子压住不发,作为交换,野蛮拆迁的新闻资源你我共享。季双双说成交。

在绥芬河,黎志坚找到西门居建材行。

西门居不在,他坐在大厅里等,等等等等等来了贺小贺。原来,黎志坚对余建设的调查过程,贺小贺也走了一遍,钱柜也把线索引向西门居。西门居是红袖添香的常客,贺小贺五年前就和他相识。黎志坚把贺小贺拉到一个僻静的小酒馆,坐下的第一句话是:你能够嬉皮笑脸地出现在我面前,简直是个奇迹,我正琢磨着去拘留所里捞你。两个人分头行动。

西门居对黎志坚洋洋不理睬,谈话的中间牙缝里始终塞着一根牙签。他说他没有卖给过余建设白水泥,他甚至从未和余建设做过买卖。那一吨白水泥之所以是十九袋,是在进货过程中出了问题,搬运工王八蛋,把其中的一袋弄丢了。至于票据,他说他从保留票据。

离开建材行,黎志坚在街对

面的一家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。不一会儿,他看到贺小贺走进建材行。

此后两个人交换了调查西门居的情况。贺小贺把她如何调查西门居的手段删掉,只说调查成果。西门居承认,爆炸案前一天,余建设的确到他店里退货,那一袋白水泥至今还藏在他店里,他预计一周后回塞北,届时将把白水泥无偿送给贺小贺。

回塞北市的火车晚点,五个小时之后才发车,为消磨这段时间,两个人在火车站附近的一片松林中散步。

黎志坚提到了那些画册,他说:保守估计,工本费也要两万。贺小贺说:三万。为此,她卖掉了余建设的汽车、汽泵、电焊机。目前家里一贫如洗。

两个月来,多次有人向她捐款,其中最多的一次是在余建设的葬礼上,余建设的朋友们一次捐了五万。但她拒绝了,一是当时她手头有钱,二是为了避嫌,她害怕落得个借复仇敛财的恶名声。但今后她不想再拒绝,她要建立一个六月雪账户,把别人捐给她的钱存起来,用于救助其他蒙冤者。两个月来的上访使她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:昭雪沉冤是件成本极高的事情,光哭不行,人身上的血值钱,肾值钱,眼泪不值钱,公检法又不是眼泪收购站。

提到公检法,她请黎志坚陪她去见见审理余建设命案的陶检察官。黎志坚答应了,但他向贺小贺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:回省城后,呆在肖庆芸旅馆不出门,直到塞洽会结束。贺小贺说:YES!然后弯起小拇指:拉钩,订下个手头合同。

两根小拇指钩在一起。

如此相像的两个人

午报的经济危困已进入谷

底。

午报的零售量已超过同城两报的总和,而广告额下滑。广告滑坡和零售高扬的情况,就如同穷汉迎进来一位漂亮的新娘,养不起也不能放她走。除压缩各项开支外,午报高层向全体员工发出动员令,本月内每名员工必须完成五千元任务的广告承揽额,而且没有提成,广告承揽额如有缺口,用工资补齐。对此,编辑记者们十分无奈,背地里称高层的行为是逼良为娼。

社会部按人头摊派的广告承揽总额为五万,记者们跑了几天,承揽额仍然为零。抗美主任为此十分头疼。黎志坚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线索去跑钱。黎志坚的来钱方向在齐齐哈尔。齐齐哈尔北满特钢一家分公司的老总和他有旧交,这位老总姓陆。他虽然坚信可以在北满特钢搞到钱,但对是否能顺利搞到钱没把握,弄不好要在齐齐哈尔耽搁几天。所以他决定,陪贺小贺见一位陶检察官,之后再去找余建设。

看过黎志坚的证件,陶检察官让贺小贺出去,和黎志坚单独谈。他说:抛开我是检察官你是名记者,我们像普通人一样谈好不好?黎志坚说:好,检察官和记者也是普通人。

关于余建设命案,陶检开诚布公,谈了四点,四点都说明余建设翻案很困难。看到黎志坚情绪不振,他笑笑说:别悲观,破案有时候是一种宿命,或者说案件本身有生命,它会在一定时间、一定情况下提着一把锁来找开锁的人。他又笑笑:凭感觉,余建设就要来了,手里拿着一把锁。

黎志坚说:找你讨钥匙来了。陶检说:找你,找你为他代言。

他说:贺小贺领着你们进来,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。天啊,世上竟然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,你

简直是走出案卷的余建设。

黎志坚说:停,我的头发也竖起来了。

意外的线索

见到陆老总,黎志坚说了“逼良为娼”的事情。陆老总说:留下午报的账号走吧,不等你到家,十万元广告款就给你打过去,恰好我的厨具钢要宣传宣传。黎志坚说:不行,十万元分三个月打款,午报的“逼良为娼”运动至少要搞一个季度。他没有马上走,在公司招待所住了一夜,第二天到分公司各部门转转,他要收集些素材带回去,在午报上为分公司做一篇软文。

在外委办,他遇到了钱柜。原来,钱柜在分公司承揽了一批加工业务,加工产品送过来了,但外委办迟迟不付加工款,他已经耗在外委办的沙发里两天了。黎志坚向外委办的一位科员亮出了记者证,同时说明了他和陆老总的关系,然后替钱柜追欠款。那位科员看了记者证后态度大变,说:好办好办立即办。

钱柜拿到了加工款,而且是现金。中午,陆老总没时间为黎志坚送行,但打发他的奥迪过来送黎志坚回省城。钱柜搭了顺风车。三个小时后,奥迪车开过了松花江公路大桥。黎志坚让钱柜下车,钱柜不下,说:送我回家吧,坐这么气派的车还是第一回,让我到地条街街显摆显摆。车进入钱柜旺铺,钱柜把车打发走,留黎志坚在他办公室坐下,然后拿出一件东西给黎志坚看。

一部小灵通手机。

黎志坚在电讯大厅查到的,余建设在命案前发出的那一条短信,就保存在这部手机上。那条短信只有一句话:梁二堵,找人救我。离开地条街,黎志坚到电讯大厅,把余建设手机和钱柜小

灵通的最后通话记录打印下来。短暂的兴奋之后是恐惧。他想起了陶检,想起了陶检说的案件本身有生命的那一段话。余建设命案好比一座古宅,正当他徘徊在宅门前不得而入时,宅门无声地向他打开了。打开房门的,是一只出自古宅内部的手。

那只手,托着寻寻觅觅的镜。

回家洗澡,换了衣服后去肖庆芸旅馆,贺小贺不在。打贺小贺的手机,不通。他忐忑不安。

过了一会,黎志坚接到了在警局的熟人吴队长的电话:贺小贺被拖枪街警方留滞,被留滞的还有艳姣和西门居。

在绥芬河,贺小贺首先以贺小贺的身份出现,提出用钱买那一袋白水泥。西门居说:钱什么钱,鸡巴头子朝前!小贺啊宝贝,世界上最最重要的,你以为仅仅是金钱吗?于是贺小贺只好在他床上做了一夜的贝贝。

兴高采烈的时候,西门居答应把那袋白水泥给贺小贺。回到塞城就变了卦。贺小贺打电话问白水泥的事情,他说这阵子忙,过三五天再说吧。贺小贺到建材店找他,他又说那袋白水泥找不到了,八成被看守店面的两个残废当垃圾扔了。

贺小贺也不急,说:西门老板慢慢找吧,水泥袋子脏,你今天给我也带不走。她建议西门居出去乐呵乐呵,她说:去拖枪街找艳姣,咱们三个喝点酒叙叙旧。西门居说:行,我做东。

本来,贺小贺和艳姣打算把西门居灌醉了,哄上床之后再打,但见西门居太下作,不但没出钱买食品,反而吃艳姣的水果,于是提前打。贺小贺一啤酒瓶子把西门居打倒,然后两个女人用胶布把西门居捆起来,胶布转变为拷打。邻居听到声音害怕,遂拨打110报警。